

紅軍渡

在去古城閬中的途中，誰想到會耽擱那麼久呢？

到了閬中巴巴寺大門口的時候，苦等的朋友，疲憊的臉上已經染著暮色。而無論是在那個地點流連時、或者就在此刻，我又一陣陣為那時的匆忙離開，感到心裡湧漾的憾意。

那個地點就是紅軍渡。

紅四方面軍從那兒誓師，踏上了他們悲劇的歷程。流到川北的蒼溪，這條江已渾然有了江水的氣勢。不像它少年的白龍江時代，任我們一群中學生唱著歌，赤腳跳進結冰的碧水，揚珠濺玉，來回地嬉笑涉渡。

我對革命史的瞭解，不知為什麼總與紅四方面軍古怪地糾纏著。18歲我就模仿過他們的長征，徒步走完了臘子口前的五六百里路。成年後我又到過祁連縣的黃番寺，那裡是他們覆滅的地點。半生裡我見過數不清的流落紅軍，他們都是四方面軍的，我聽過他們操著四川口音，說起自己的家鄉巴縣或巴山。

我不知道他們就是從這個渡口，走進了他們的光榮和苦難。

江水靜靜地淌著，流到這裡它就叫做嘉陵江了。我憶著它的上游，白龍江碧綠如藍，翻騰著雪白的浪。在上游它扭曲掙扎，大抵是從藏區向東沖瀉；而在這一帶它筆直南下，寬闊水面擋著紅軍的出路。

紅軍渡，就是造反者沖出不容異端的川東北，向西疆，向白黨鞭長莫及的邊境謀生存的突破口。那裡連綿著甘孜和

阿壩，那裡是天高皇帝遠的藏民牧場，白狗子棒老二不僅槍舊兵少，連文化都是稀薄的。

我猜魚死網破的戰鬥一定打得乾脆。果然，紅軍不但一步就跨過了這道泊泊淺流，而且轉瞬間又突破了天險劍門，進入了——他們一直都沒有突破隔膜의少數民族地帶。

四川的油菜花正值滿開。沿河的坡地上，鮮黃的花田一塊塊濃塗厚抹，使我算著祁連或者黑河的花期。幾天前在都江堰剛見過它，今天它又在川北滿開。我心裡暗想著青海門源，大通河畔的油菜花節，是7月10日。

我們快跑著，只想草草一瞥。但是第一塊碑石就把我的腳拖住了。糙礪的花崗岩上，擺開一排排鑿刻的字。它猛地攫住了我，我感到身心都在震撼：

——不准英日軍艦來川！

——硬要把劉湘鄧錫候楊森等棒老二消滅得一乾二淨窮人才得安生！

——共產黨是為窮人找飯吃的政黨！……

心裡突然昇起造反的快感，一種入夥的衝動裹挾了我。那字跡逼真、粗野、明快，它們以逼人的迫力，一霎間便俘虜了我。哪怕同一瞬間裡我也在緊張思索著河州、臘子、張掖、和祁連黃番寺，哪怕我深知他們在藏區回區的碰壁。哪怕我花了很多年才懂了，打土豪擴紅的一套在那裡不能奏效。但是我不由分說還是倒向了他們，我不願壓抑滿心的喜愛。

群碑之中，簇擁著一座雕塑。我以為它可以和大師之作媲美：它是一座山崖，岩石上鑿出一個丈高的「紅」字，碑下凸雕起一個鉅大的花崗岩八角帽。我敢說這是四川數一數二的優秀雕塑，唯有鮮紅蜀錦從高空一瀉而下的《天機》，才能與它媲美。掩飾著激動，我們緊靠著岩石八角帽合影。雖然無法摘下翻看，但我知道它的石頭裡子上，有一排「志



紅軍渡

勇堅定，不勝不休」的字樣。

然後是大軍南下行，然後是二進水草地，分裂者身敗名破，流落者嚐盡辛酸。最後他們在遙遠的祁連山失敗了，八

萬雄師只剩下殘眾三百，留下家鄉的巴山巴水，空抱惆悵！

那以後，想要忘記他們的人盡數忘記了，沒有忘記的人也緘口沉默。但他們沒有離去，他們如一群革命的厲鬼，幽靈徘徊，暗帶著一股潛伏的美。

眺望蒼溪的四野，鮮黃的油菜花總使我聯想祁連。比起他們遠投的大西北，這兒不算貧瘠，也不能說富裕。黑瓦小屋搭在峭壁的邊緣，鼓蕩的山巒黃綠斑駁，農家的油菜田一小塊一小塊的，貼在陡峭的山坡上。大巴山——對於我，這是個新鮮的名字。

巴巴寺方面不斷打來電話催促。我們一邊疾走，一邊回首顧盼。最後吸引我的又是一條石刻的標語，它嵌在塗紅的粗磚壁上，石頭被染得微紅，鏤刻的一行字裡，最後的一個紅字缺了半邊。它粗悍又單純，似一方炫目的烈火。我的腿被牢牢拖住，心裡猛地掠過破壞的慾望。我只想隨著扯開喉嚨，振臂怒吼：

——紅四方面軍萬歲！

積累了30多年，鞋上粘遍了沿線的土。在我的長征觀察中，已能數出天險的臘子、藏民的麻牙、回民的會寧、敗滅的祁連。直至到了這裡，他們出發的渡口，我才意識到了：這一支紅軍的美感。

我驚異地盯著自己。你是怎麼了？你不是……但我不願約束迸放的情感。我留意一絲，觀察著自己。你是在——為他們的厄運感到不平呢，還是被他們的悲劇吸引？滿眼充斥著油菜花，還有南流的江水。反叛和昇華的感覺，使我莫名地快樂。

踏著山坡的青草，我朝停車場跑去。

我的心裡，回蕩著異樣的激動。紅和綠，其實是和諧的，都是為了反抗奴隸的苟活。

車終於在天黑之前，抵達了閩中的郊外。

跑進巴巴寺，迎頭碰上了一群河州東鄉的農民。

這兒是嘎德忍耶的一座墳，據說埋著一位阿拉伯的先賢。東鄉的口語在四周響著，來上墳的河州人正在忙著宰牛。這是我慣見的場面，問答間，我已經換了另一套術語。看墳人是個年輕小阿訇，他領我穿過人群去洗淨，然後走進了他們的拱北。

墓室裡肅穆無限，我的心也寧靜了。隨著悠揚的誦經聲，我想長眠的人一定得到了安慰。當我和那個河州小阿訇舉起雙掌為亡人祈願時，我的心裡，同時想著先賢和紅軍。